



高士李君塔銘

朱彝尊

高士李君者自上海來平湖割西官道士之樓居焉以  
醫藥自給年七十病卒君先世曰尙袞曰中立皆舉進  
士尙袞未授官中立爲大理寺右評事又有立武功與  
倭戰沒者建祠南滙城代爲士族而與君遊者多不知  
其門闕年二十間道走桂林名書仕版而與君遊者終  
不知其官資君娶伍氏再娶殷氏鞠氏先後生子九人  
悉天而羣從皆學官弟子與君遊者或不知其有家室  
子姓於醫受業於季父中梓士材中梓撰方書一十七  
部君補撰藥品化義醫學口訣脈訣彙辨痘疹全書四

部刊行之有延之治疾者數百里必往視疾愈不責報  
或酬以金輒從西吳書估舟中買書不論美好由是積  
書三十櫝繞卧榻折旋皆書也與君游者相對樓下不  
知其儲書之富客過無分出處貴賤怡顏相接暇則坐  
輕舟載花郭外藝庭前飲客酒必自遠致山肴海錯饌  
必豐與君遊者不知庖爨何地而君意所嚮何者爲疎  
密也歲在丁丑冬十有一月予至平湖則君已疾革視  
之猶披衣起坐出所著南湖舊話錄暨所撰詩古文曰  
放鷗亭集并以付予且命弟子以所儲書二千五百卷  
畀焉其餘散去平居玩好一瓢一笠一琴一硯悉分贈

友朋越二日終遣命弟子用浮屠法盛尸於龕焚其骨  
瘞之塋後二年訪君壙所則近在東湖之濱其友江某  
實治其藏焉弟子蔣某徐某請予銘以垂之永久銘曰  
君諱彥貞厥字我生後更延是古文爰遁於野改字辰  
山亦曰寒村被道士服栖琳觀之側汎汎松舟而沂而  
遊疾者熏灌或以解散有花有苗有甲有條步櫚兮逍  
遙有經有子有文有史搖筆兮伸紙有有有厖有藪有  
魚留客兮康娛墜君之窳窳兮忽自逃於釋兮嗟君之  
去故里兮委恒幹於東湖兮或疑羽流或謂僧伽視我  
銘辭其高士邪

南湖舊話卷二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孫 尙綱補撰  
七世漢徵引釋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張 蒞秋塘同閱

顧文僖少時嘗受學於張友蘭任孝友二人雅愛重文僖推為國器文僖發解先詣友蘭門謝而孝友適在座友蘭喜曰富貴君自有吾二人何功焉孝友正色曰君此後當以德業為富貴增重不可以富貴裝裹七尺軀不然雖位至卿相終成俗漢文僖再拜領之二先生歿文僖建祠於超果寺歲時奉祀



任氏自浙徙松世代讀書後有勉之太祖開進士科松郡登第者自勉之始官至叅政後又有孝友先生中鄉舉歷官長史居鄉簡重

說叢

任順字孝友洪武甲戌進士勉之孫成化丙午科舉入助教涇府右長史進階四品

松江府志

嶺南廖同野為孝廉時以行卷謁陸文裕公公曰賢可會讀西廂琵琶否廖博雅自命頗訝其語不倫經月後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尙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取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若早讀之何止肩上海更有一人相聞鼻息

胡元瑞曰西廂主韻度丰神太白之作也琵琶主名理倫敦少陵之作也

徐華亭入相時以子姪託南江及孫文簡公其家有違理事鄉人輒具手本於二公二公嘗面責諸子姪南江一日至呼胄子紀綱杖之文簡曰得無朋友數乎南江笑曰弟但知益者三友而已後徐氏僕巧於離間華亭遂與南江頗存形迹

王海槎田僅百畝而藏書萬七千卷鄉里笑其迂海槎曰藏書者固迂然使子孫雖不肖幸可徐供老蠹魚些許巢窟冀其三食神仙字猶不失與之作緣若以餘錢

供泥沙之用。其間趣味。海槎畧較些子。

王熠以子貴。累封按察司僉事。

松江府志

墓志。王世居上海。自徙華亭。以醫著。公嘗治毛氏詩。會得羸疾。棄去學醫。然非其志也。思多讀經史百家之言。以自表見。四方之士有挾古冊籍者。無不厚價購之。語合。雖傾囊無所靳。即不可得。必借以歸。口誦手抄。汲汲若不足。予始為徧修時。見京師沈氏家多藏書。士大夫欲借書讀者。必之沈氏。後余自延平量移歸。公飲余酒。因請書目觀焉。多沈氏所未有也。

徐文貞公

撰

徐文貞居首揆。同郡某有欲謀銓司者。公召其人至密室。語之曰。銓司為恩怨所叢。况君年少。豈耐親疎。稍有不滿人望。則謂與冢宰涉於附麗。其人慚而退。長公曰。焉得人各分疏。公笑曰。吾固非盲宰相。然語言儘可次第。

裴埶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埶曰。公才不稱此官。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埶則不可。

徐仰齋對客。偶呼其子之字。文貞怒曰。此分宜事也。吾嘗舉以為戒。尤而效之。何以為訓。仰齋伏地待罪。客固請始釋。公乃嘆曰。嘗因兒子輩質下事煩。非經史弗讀。

恐其分心力也。然使得見李義山雜纂，便不至口語狼狽。

呼兒孫表德。母在呼舅作涓陽。對父母呼妻弟祭亡人却動樂。徑入他人房闖。李義山

徐文貞致政歸，屢訪南湖。南湖託疾辭之。一日兩人皆微服，攜至一老友家，不期而晤。文貞喜極，自言相念之切。時南湖有目疾，以兩手捋文貞鬚，細視之曰：公坐政事堂，與不肖在魚尾蟹舍中，各已就衰。貴人頭上不肯饒。况於野徐乎？文貞為之撫然。

南湖與文貞有小嫌。文貞紀綱呼南湖為野徐云。陳

子

徐文貞當國，雖嚴約僮僕，而聲歆所及，閭里以目。葉鱸江乘醉坐徐廳事，呼太常仰齋名，盡發諸僕陰私。仰齋曰：不守家訓者固有之，猶恐未至於此。鱸江把其袖曰：殺嚴介溪者，東樓也。太常色變，欲避去。鱸江把其袖曰：殺東樓者，其紀綱也。足下能禁僕，則便不為東樓矣。太常心是之，而畏其過激。後新鄭修隙，里人皆指豪奴婪嚼。太常兄弟擬戍，因頓足曰：奴輩乃爾，乃更甚於所言。始悔處富貴時，親族名為關切，旦暮効慙懃者，多如水中鹹味。

葉蕙號鱸江其室徐文貞姊也

松江府志

顧左山早屏房幃而性好米汁一飲嘗百杯絕無餘滯南滙一村民年一百二歲行步如飛左山問而招致之問有何術曰卽如公者世人見之必起羨慕吾則無之他可知也又居鄉僻絕不飲酒故不致病公嘆曰如此言卽長生久視可也但使醉鄉時閉亦覺天地寂寥傳左山先生名中立字伯強父斌中鄉舉任興寧令以循良稱娶康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弟中孚同舉嘉靖丙戌進士

徐伯強撰

顧左山絕慾十八年而

壽止八十好酒故也

李臨川

鐘了髻壽百有十四寓白雲觀其人短而鬢髮半白

問何以壽曰不娶不多顧不怒不識數目

弇州山人稿

徐司寇達齋歸里鄉民遮道訴其紀綱達齋疑爲刁也叱之去諸媚司寇者競言宜少懲之陳所恒曰老先生初歸小民得見者僅百之一二乘其猶少懲之固易達齋悟出示許其投訴遠近感服

宋孝廉在京邸當江陵奪情上書勸奔喪曰欲留者情必去者禮江陵覽之曰宋生亦爲此言耶使子私問云先生於情禮問再當斟酌以安家君先生張曰曰除情理外更有何字其他公家所有無待於言然天下以禮



責相公或倖其見拒將來喜自售其言而樂觀相公之得謗則家門之餘慶難持亦非朝廷之福也後卒如其語云。

宋堯俞字叔然號方林華亭人幼聰穎絕人嘉靖壬子舉於鄉僻居鄉廬不入城市嘗遊南雍江陵爲祭酒秋試合諸生課之拔公第一江陵入相虛館席以待徐文貞爲趣裝公謝不往已丑計偕失引不上南宮婆娑燕市終不及相公門江陵重公逾甚命諸子往拜公不得不報謝比至慰勞畢亟出諸子就席爲言曰君第無歸吾以文知君今獨不當以文課兒輩

乎公又不得已留燕未幾江陵遭父喪公從諸子奔喪期則以重違兩宮對公乃上書其畧云伏聞哀訃朝野震驚以爲相公不日跣奔矣而聞諸道路天子下曠世之典將使相公不獲奔喪僕愚以爲相公留天下之蒼生幸甚相公去則天下萬世幸甚欲留者情必去者禮今相公倘徇兩宮之命竊恐四海之內百世之後不以相公之自信者信相公且令羣臣以疑樂羊之心動主上則主上疑主上與羣臣交疑而合以風影之事異日者雖百口何以自文國家土木之後于肅愍公安危所繫然公懇志終喪景皇帝

莫之奪也。方今覆孟安蘭之日，正相公持禮之日，誠公此時飄然魏闕，服除之後，主上不忘老臣，安車屢命，而後從容就途，豈非上臣之盛軌與？卽不幸身去而謗訕風起，則先皇之靈在天主上，洞鑒如日，老臣亦何籍利器要津，以防民之口也？故當去而去，卽受禍。其禍微欲去而不得去，卽禍不及身，其禍重人亦有言擇禍莫若輕，惟閣下裁察之。江陵讀書至半日，宋生亦爲此言，卽終乃嘆曰：生亦深言之矣。初江陵之留公也，欲官以中書舍人，及得書遂落落遇公，而公愈與之遠，從此引去。公歿數年，江陵旣敗，公之子

孝廉懋澄，方弱冠爲相公論三首，以白江陵而洗其瑕。嗟嗟一江陵也，父抗之於天下，所競趨子原之於天下，所共誹，皆出孤特之談，故述之以愧世之筆死虎而啖困龍者。雲間志畧

曹景坡知漳州，有諸生以小隙構訟，決歲不休。公至，佯驚曰：汝儒生耶？使以儒衣冠來，吾願不能改容禮之。奈何與若輩爭勝齒頰間，不惟辱已，且辱儒矣。吾固未知汝曲直，先未忍以囚辱儒，更曲爲開導，其人感激願讓所爭而去。

曹銑字子良，號景坡，華亭干溪里人。隆慶戊辰進士。

潘充菴與長公議婚夫人必欲求庚帖積十餘紙取其最佳者然後拜允充菴笑曰第當問女之情性何如堪稱家婦使娒妯章為型範便足佐持門戶若云命好則女家用百錢文街頭談星學者輒能排吉曜供我所求夫人笑而從之竟得佳配

潘允端字仲履號充菴上海人恭定公笠江恩之仲子學憲衡齋允哲之也嘉靖壬戌進士歷官四川布政使雲間志畧

張孟奇答親友議婚書云先司徒及先太安人生平

不問卜不推命男女婚姻一言而決不待媒妁之往復也故兒輩結褵並未嘗先求庚帖庚帖多造命命曰造便當造之必欲得小女庚帖乞遲數日俟有精於推命者令其造一八字極富極貴多男方送來如何孟奇正與充菴見同

姚汝晦為諸生巡撫某行縣以民窮財盡為詢汝晦拱手曰民財誠如公論然聞明公進羨餘二千金以助大工某固愚不識所自來也巡撫愕然徐曰戇哉此生姚昭字汝晦世業儒而貧讀父遺書輒嗚咽流涕事母至孝開門授徒師道嚴重及卒門人私謚為孝廉

先生 上海縣志

顧廷評家多姬侍織紵刺繡冠絕天下里中一老儒金  
姓者入座衆方譽顧製作之工老儒拱立曰正不須此  
錢文通好新以大紅雲布製吉服入朝內臣遂達上前  
命松江歲解至今遺害公家何不多事紡織使入門聞  
機杼聲便勝兩部鼓吹何猶長日慼慼粉白黛綠者停  
針不語是何意態廷評顧客笑曰莫謂只是學究出語  
真朴中何其嫵媚明日命婢繡停針圖視之窮態極研  
而擎絲了無痕跡觀者傾一邑維揚大賈某者重幣踵  
門特請一見以漢玉連環及周昉美人圖易去價值三

百金云

顧從義汝和上海人嘉靖二十八年以善書選御試  
第一授中書舍人加大理寺評事

松江府志

錢原溥尚書嘗以大紅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  
之言於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士大  
夫舉動不可以不慎

松江府志

徐太常好抄錄本朝典故謂其弟曰吾輩皆叨父蔭不  
事章句以濟榮名既不爲葉正則固不當爲陳同甫耶  
知古不知今者葉正則也知今不知古者陳同甫也  
既知古又知今者呂伯恭也

朱文公集

董宗伯在一侍郎處論及匡鄭諸人侍郎曰漢儒本多刺謬宗伯步出前庭倚樹默然宗伯尊人侍郎問故對曰我愛其枝葉耳侍郎悟拊其背曰咄咄逼人

董其昌字元宰上海人父漢儒耿介力學其昌初就塾比夜漢儒從枕上授經悉能誦記成萬歷十六年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主考江西出為湖廣副使以疾歸起為湖廣提學副使致仕光宗踐祚起為太常寺少卿掌國子監司業天啓二年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轉禮部右侍郎尋特左侍郎遷南京禮部尚書遂謝政崇禎六年召

拜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進太子太保賜乘傳歸去年八十有二贈太子太傅謚文敏其昌天才俊逸善談名理少好書畫臨摹真跡至忘食寢中年悟入微際遂自名家行楷之妙跨絕一代其畫集宋元諸家之長行以已意論者稱其氣韻秀潤瀟灑生動非人力所及也尺素短札流布人間爭購寶之尤精於品題好事家至今引重焉松江府志

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

惟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况君子之學乎。國語

給諫許霞城受杖歸，屏跡公府。浙中同年亦有里居者，子弟遇小民，頗近漁獵。乃大書張東海有感詩於壁。每對客曰：子弟能知東海公用心處，便是芝蘭玉樹。即謝車騎勲名。王子猷風趣，猶落第二義。

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得逸已過分。况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趨縣衙，不知禍所倚。方謂勢可誇，勢亦有時歇。禍或來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譴。

張東海詩

艾千子陳大樽兩人論文不合，艾作書與瑗公，極詆陳語粗鄙，使人不堪。大樽更將駁之，瑗公阻之曰：無論謝上蔡語了不可得，王藍田面壁，豈遽為難事。大樽細閱上蔡語錄，至懷錮蔽自歎之心，長虛驕自大之氣，俯首曰：瑗公所以教我矣。遂立寢之。

艾千子天慵子集再答瑗公書云：人中所論古人則臭腐卑陋，又云：若入糞廁云云。嘉定婁子柔見之，愀然曰：文人口中筆下，如何著得此種李卓吾不能辭其罪。人中初字後字卧子，號大樽，更號軼符。

邢驥千為府椽時，太守穀城方公稱嚴明，有一優人養

子稍通句讀長而求歸優人以負恩訟之遇審期唱名邢抱牘而待太守顧邢曰螟蛉方成形便忘類我之呼邢對曰或者元蟬潔饑不羨蜚郎穢飽太守笑而判與歸宗一時縉紳互為傳道

邢驥千上海人本富家子應童子試每冠軍年三十餘不售遂棄而為府椽尤除字學大為穀城所賞

焦伯誠隱居廣富林以琴弋自娛夜則挑燈讀書每過夜半鷄鳴始就寢少頃則書聲仍徹戶外凡遠近數十家勤耕力作者以伯誠書聲定早宴太祖聞其名召對稱旨特命典試禮闈伯誠力辭上曰朕用卿以風勵學

者當為朕少勞試事竣厚賜之還

王鶴坡與錢鶴灘文名相亞情好最篤性皆好鶴因為別號郡人稱為兩鶴王遂著兩鶴賦又以贈錢

王鶴坡名良佐華亭人宏治乙卯舉人靜海教諭廣濟知縣鶴坡在下沙鎮其地出鶴俗又謂之鶴巢

府志

張秉素住白龍潭其父以漂染致富聞一才士輒致館

穀之人或戒之曰秀才多意氣近之適足取侮張笑曰

吾愛才士非愛秀才也才士必蘊藉深沉如金在鎔如

珠在川豈得漫作鋒稜侵人肌肉故一時顧東江錢鶴

難皆與之游

楊東濱所居甚陋。適有一房。極清幽有致。而俗名頗乖。錯買主。又曰。若東濱來。吾不惜半價售之。喜我生平經營得所托也。東濱竟辭之。子姪問故。東濱曰。邑號朝歌。墨子迴事。吾祖嘗言。蘭谿章楓山先生為京朝官。或有闕公住宅。則必曰。寒邨為純孝鄉。不但言宅在何所。亦喜鄉名之美耳。吾若居此。將何以置其名於舌本間。王弇州過雲間。徐文貞公禮遇甚隆。長公太常偶曰。何必乃爾。公曰。大王熟於朝事。筆端且能運數千卷書。吾正當於顧盼中攝受之。後公薨。弇州為公行狀。累數萬

言。讀者忘倦。

世皇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為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為霖雨。故似難而實易。穆皇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欲解駁其陰翳。而復為白日。故似易而實難。

王弇州撰徐文貞行狀中極得肯綮語

高中元質直無修飾。王思質總督其辛丑同年也。王失事被逮。弇州兄弟往叩。高自知無可用力。且待裕邸。皆以長史目之。又與嚴氏父子無交。而思質貴盛時。相待甚薄。比及有事。意下殊少。繾綣弇州固已銜之矣。及鼎貴。上疏求申雪。高在閣中。異議力持其疏。



不下、弇州怨甚、徐文貞因收之為功。

湧幢小品

徐文貞公與吳興李臨川交最深。臨川一日過訪，刺方入。文貞即束帶迎候。茶畢，于太常尚寶次第出拜。就暮設席，夜深易燭。臨川與文貞了無倦容。文貞俄起曰：「有一候報劄甚急，請告一假何如。」臨川笑諾。太常尚寶屢出位請觴。臨川曰：「老夫非敢倨也，正欲見君家盛德處。」文貞須臾亦出，再飲數巡。臨川辭起，是夜留榻。文貞齋，凡家中所需，雖至瑣屑者，文貞無不過目。侯臨川就寢，呼曰：「老夫暫別，兄請安枕，老能謙恭如文貞者罕矣。」官至首揆，年八十外，其謙厚如此。周悉詳慎，真後輩

模範也。西山日記

邢侍御子愿，雅重張王屋。及按吳入松江，趣駕訪王屋。值方卧病，邢竟直造榻前，問張所欲。張因吟詩云：「不恨空囊貫索無，尚餘書卷換青趺。余今自喜專邱壑，覽得天成一畫圖。蓋賣書買山作也。」侍御稱歎不已，即為之辦買山資。王屋固辭，待御曰：「郊嘉賓亦有廊廡，兄奈何必欲驅我使出。」

張之象，字王屋，華亭人。萬厯時詩人。皇明詩選

郊起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立區宇。世說

王鏡如久館姚氏而性嗜鷺夜半聞獸攫鷺聲明日適當欵期姚命另烹肥者佐酒庖人請并烹受傷者姚曰非爾所知也及酒行數巡鷺出鏡如畧不下箸主人命取傷者置前曰何敢以獸餘汚先生齒牙王感其誠教其子與已先後成進士。

王孫熙字君文華亭人以文名萬厯乙未進士授候官知縣入爲大理評士出爲台州知府子元瑞成進士卽引疾歸年八十八。

任睢州丞宣間以文章政事見重一子早夭卽自造壽壙相期不封不樹人謂天地缺陷在公爲甚公答曰人

之名位聲譽稍不相稱必受其罰吾無子者正所以受罰也。然每見有子者家人上塚須與几筵旣徹長幼尋花問柳何與死者些子關切。盛衰轉眼頽垣激湍野狐晝出使行人互爲口實。或後人貧乏退居丙舍毀垣伐樹別房稍能自立者起而爭之則反肆無賴恃頑辱智或因巨室陰謀善地惑於方士巧謂此墳但遷穴放水轉凶成吉畧加剪裁封拜可圖託人餌以厚賄遂喪心就利會不知恥更有下流見杪朽美材因之斷棺別市暴屍一炬此名爲子孫其實夙世仇孽自元末亂離世家甲族每遭荼毒吾嘗恨恨非因無子作此下場敗與

也。之語天道元遠總難臆度。正不必長松茂栢。即名佳城

任勉之。字近思。松江人。洪武甲戌進士。知睢州。年七十致仕。壽八十有九。分省人物考

袁舜舉。鄉居。不以勢位自居。出入乘一小舟。主僕比次。不能伸足。橫泖遇一同年。畫舫鳴鼓吹角。氣燄甚盛。公俯首不問也。及將登岸。理須共由一徑。同年始知是舜舉。乃曰。小舟兀傲。何以適體。舜舉徐舉手曰。兄船極寬。然餘處都着僮僕。兄所須者。正復幾許。

袁愷。字舜舉。其先安邱人。占藉華亭。愷少貧。獨學時

出事買販。不為人知。年二十七始棄去。勵志讀書。登景泰辛未進士。累官雲南布政使。愷居官廉慎。出仕三十年。家無餘積。卒之日。囊橐蕭然。子孫讚皆以能書授中書舍人。松江府志

曹定菴。學生。曠有譽。其遠者。公笑曰。吾特為諱死者下針砭。每見見。環取形家之言。彼吉此凶。互相牽制。及消長不同。均皆財。乃故為支吾。飾其暴露。或遭兵燹。回祿。慘毒何堪。轉想生死。殊違動靜。事不相合。可為痛哉。豈云長松茂栢。魂魄猶應戀此。

董芝泉。士毅。謁選得蜀別駕。赴任時。諸子以蜀多美

林後事可為計也公唯唯既歿政歸諸子適之水次  
且理前語公曰吾聞之於木也柏也諸子曰今大人  
所具者柏耶公莞然曰吾嘗有柏子在種種可也公  
為州守數年僅一青布袍一革靴耳其清節如此方  
致政時年已老矣而不買官處一木要與定菴象看  
則於死生之際無不了當

董象岡受知於夏文憲許以中翰及考選置名第一上  
竟點第二三名後復點第二又點首尾二名文憲嘆息曰  
誰謂董君不得中書一席地董遂棄官終身不求仕曰  
知窮道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行狀先生姓董號宜陽字子元先世汴人宋南渡徙  
居上海吳匯里大父綸監察御史父恬大理寺少卿  
九歲即能屬文陸文裕公見之嘗言於人曰董君王  
曾肩背也

浦時濟工書窮古人波磔之妙與張賓山同受知於陸  
文裕嘗一醉數日門外求書者接踵隔戶自應曰浦時  
濟昨醉未回終身不娶人問其故曰君不見張賓山僕  
僕車塵馬足邊吾安能以此辱其筆墨飽煖妻孥

浦澤字時濟上海人少與張電俱受知於陸文裕公  
喜任俠嘗遨遊吳越燕趙間晚歸僦廬僻地惟法帖

浦時濟張文光同學書於陸文裕公各擅其妙或官司強之書時濟逃匿不應一府判陰迹之使臨蘇黃米蔡四家書而盛怒以待時濟至曰某雖不受人役拙書或當見重將來若屈別駕之威雖筆走龍蛇何異書傭不惟玷宋四家執事又安所取某死不為也別駕笑釋之

澤平生嗜酒好睡終身不娶貴人多招致之而未嘗干謁所得錢即散去人呼為浦痴上海縣志

浦時濟將死有來問疾者輒與所書一紙張目曰君輩

從筆墨知吾者敢以書贈及朱邦憲至時濟強起把手曰從吾知筆墨者吾生死邊自得力無煩更以片紙辱足下言畢滿飲而逝後邦憲告王元美元美嘆曰吾地布衣中曾未有此人

白頭飄泊此孤身海北天南總是鄰酒市勿驚逃醉客泉臺偏肯着痴人山封馬鬣雲初滿池散鷺羣墨尚新歲歲城西寒食雨故人停馬欲沾巾朱邦憲挽詩

張全山官學職年八十有六而具少容陳太巖談其為人官卑若貴家貧若富年老生一子且幼若衆且壯故欣然無憂戚之色全山聞之笑曰吾不知有官何論尊

卑不辱治家何論貧富如兒孫者正所謂天地間一蒼生耳不必計有無何論少壯多寡况行且老矣眼前活計已具體而微更欲事事求全恐造化小兒與一切緣苦不暇給

董宗伯嘗書全山語於扇頭稱其得三教滋茂之益云鄉評錄

顧左山教子率視材所宜或謂勿徒徇其情公笑曰天有五道縱橫錯列山川流峙各不相能皆性也人之世非不齊正復類此可無多爲意耳

王敬宏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公深得此意馮具區不甚教子每嘆曰人生自性苦苦督訓真痴人也築精舍於孤山曰得附林處士足矣并買舟西河二女侍歌舞甚適不能飲佳茗清香與衲子爲伍朱平涵稱之曰拋却富貴易并忘子孫難夫具區非真能忘子孫者顧雖不忘而亦無可如何者若左山不工治生而其子富甲於江南又能行德於鄉里而後知身後果不必計較者

鄉先生某萬歷時隱士不甚教其子弟陳徵君每以爲言答曰人之美惡性自得之顏竣受禍豈關延之不爲

家訓。至於擅改金根。猶其小者。吾安用此以介意。徵君曰。理固如此。而譬之耕稼。不設耨鋤。終為缺事。鄉先生笑而起。

顏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霧之上。遽騎傲如此。其能久乎。

南史

韓景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

景以為誤。悉改根字作銀字。尚書故實

董元宰。魏郡高平人。歲暮將歸。有舊姓子弟。以古蹟求售者。云須得六千金。可以度歲。公如數與之。垂橐而

回家人咸咎之。公曰。吾度未即溝壑。既不忍王謝子弟一寒至此。又將使古人手眼狼藉。求田舍翁。較論重輕。詎非罪過。歲朝酌水焚香。臨摹數日。自謂至樂。

元宰家甚貧。至典衣質產。以售名蹟。白石山樵集

畢逢年。字仲耕。元至正時。辟為山長。逢年謝去之。隱居海濱之七家村。讀書無間。寒暑手不釋卷。或問曰。子不求功名。而潛身故紙叢中。意何為耶。逢年笑曰。見曹但羨科目。何解功名。吾聊因書遣日。若不盡見古人面目。終屬而墻。畢逢年不欲欺人。尤不欲自欺。使一旦曹子建。陸士衡。兄弟乍交談。塵不知賀戰勝者。果屬誰人。今

人讀數卷書。忝顏稱山長。正猶小本經紀。手口間終日。搬弄不過寸絲斗粟。居然自許程卓。正由胸中畧無愧恥。洪武初。因薦入都。一登紫金諸山。高吟快飲。曰。吾雙眼。今始有托也。人莫能測其深淺。月餘。託病歸。鐫一印章。曰。盛世逸民。再徵不出。

元世祖中統二十八年。令江南諸路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贖學者。並立為書院。凡師儒之命於朝廷者。曰教授。路府上中州置之。命於禮部及行省。與宣慰司者。曰學正。山長。學錄。教諭。

州縣及書院置之 續文獻通考

李參政源。正統初。聞浙大盜起。時奉檄扼守金華。或曰。李參政。統袴子弟。何能任軍旅。李聞之。笑曰。正須使人難測。此其時也。乃着短後衣。卽就道。銅鼓巖賊恃險為巢。乘夜襲破之。斬級千餘。賊遁去。謂家人曰。李士微。不徒作章句鄙儒。今日畧見一斑。

李源。字士微。華亭人。永樂甲辰進士。累官陝西參政。張廷儀方會試。期將及矣。忽命束裝歸。人咸怪之。曰。錢與謙吾年姪也。今且分校尙書。吾萬一出其門。應作臬口門生。李義山不無口實。



錢殿元福以尊人與府君同榜父事府君既鼎貴矣  
府君猶待以年家之禮會是年殿元且分較尚書乃  
笑謂其故人曰是公且入試吾得推轂焉猶得以年  
家子繩我哉公聞之詫曰孺子遂欲屈我丈人行竟  
罷不就試年八十餘而終

邦金堂世本

張鑿字廷儀正統戊辰鑿弟成化戊子舉人

松江府志

華亭紀綱出駕大舫與南湖舟相值無所遜而榜人語  
尤參錯南湖畧不與較久之使人給其紀綱至笑曰爾  
主人固我友也豈欲使汝作如許面目向人姑褫衣榜  
三十越使後來勿復爲煩一時稱快

徐宗魯字希曾號南湖華亭人也嘉靖己丑進士令  
峽江內召爲御史按紫荊等關又按閩振綱持紀言  
必關國是繼以論嚴分宜罷歸

徐文貞公嘗語公兄與寒舍本一族也公面赤曰世  
系未明故伏臘久疎往還若一旦通譜人必謂某將  
邀公寵靈矣文貞默然其家人遂呼南湖爲野徐云

鄉評錄

楊起東有女自云當作貴人母郡中求婚者無可當其  
意一富家子美姿容而腹無餘墨百計求託絲蘿起東  
謂人曰吾女生晉宋間足稱上流渠雖有田千頃未足

為人馬前奴。何敢向我簷下伸頭縮腦。竟與禾郡包茂才富家子憤鬱而終。

公嘗為女擇婿。識擄李包。志於立談間。即以女妻焉。給肥產千畝。家僮百人。他物稱是。志早死。有二子。從母姓。公延師訓之。後使復姓。俱第進士。為名御史。今其子孫多科名。揆厥本始。實公有大造云。雲間志畧

宋公望當顧文僖命下。主考應天。公遂不觀時藝。但料理杯鐺賞菊。友人曰。恐此持賀者在門。何暇修淵明故事。公望笑曰。正不能輕易為人脩莊舍。及期竟不赴試。宋天民先生公望與顧文僖同學。友善。及文僖主考。

秋闈先生竟不入試。文僖深以失之為愧。抵家始知其故。即造慰曰。何自遠。乃爾。答曰。我兩人交厚。使不得則損公。衡量得或疑公有私。故引避。以兩全也。凡人讀書取友。豈為功名。文僖嘆服。松江府志

陳起靜從父宦遊。受知於分宜。後應貢入京。分宜聞之。謂人曰。此東南詩人也。佳句吾猶能憶之。同鄉者以告起靜。起靜曰。陳起靜詩前後一致。然應使人疑其何以不來。不應使人料其必至。竟不往。

陳一鳴本朱姓。字起靜。為人剛介。有鄉人居銓曹。故欲借所親以示公者。一鳴遂不得選。而歸養母。終其

身無愧志 上海縣志

唐抑所爲諸生時與董觀心同硯席觀心喪父唐弔之帖書眷教生觀心兄侍郎也頗訝之遣人問曰辱弔不知何爲者唐曰觀心與不佞稱會友父喪敢不一拜其他未知所以承問

世俗士大夫報刺書名但係京秩卽止稱侍不用教字余謂不然侍以分言臣子於君父則侍子孫於祖父伯叔則侍其在交遊惟達尊稱侍則可平等交又何以侍爲若教則無往不可自聖賢以及芻蕘工瞽苟有一言合道一事可法雖王公大夫亦宜折節請

益而以區區腐鼠遂謂天下無可請教抑何陋也此例想起於隆萬間余聞吾宗約之云鄭澹泉先生官銓部時通刺吾祖稱侍教生而不稱眷以非至戚也先生去今未遠古道尙存今同省皆稱眷又益以通家而獨斬一教字驕浮口熾有志復古者請違衆獨持之何如 焚餘稿

卯涇在府治巽隅神廟丁丑居民請之府於涇橋北轉西處橫築一堤俾湖水從涇橋卽轉而由西入北人皆知其不吉蓋有主之者莫得而阻也旣而董幼海被弑張尊湖送喪墮水於是歸咎者衆諸孝廉中多有請復

舊跡而無敢首事。李震瀛起曰：死者有命，而衆疑不可不釋。遂遍告當道，限期集衆，毀堤回水，遠近歡呼。

震瀛雅以經濟自負，泖涇之塞也，不惟鄉先達罹禍，甲科之額亦減。震瀛方舉詞，或有議其假公徇私者。震瀛曰：凡事不論公是公非，而先畏首畏尾，不痛不癢，名教中何賴此輩？乃身任之，得如所請。乙酉泖涇復舊跡。丙戌會試，震瀛二場誤寫一字，遂遭橫斥。故松人戲云：葵葵打鼓開泖涇，二場貼出李震瀛狀元。中了唐文獻科名，由命不由人。至己丑會試中式，壬辰廷試二甲未仕卒。子中植，號念會，少負俊才，三中

副車。次子中梓，號念我，為高材生，旁通醫道，亦中副車者再。鄉評錄

吳懷野未第時，有二妹皆及笄，未字。機杼與伊唔聲，旦暮不輟。苟有求親者，即大罵曰：我妹當歸郡中名士，若輩辦耨鋤，何敢相辱？人無不笑其妄。袁長史聞之曰：天下豈少殷深源、謝仁祖？此我家故事。吳更有意效之。其妹必是閨房之秀。吳成進士後，一適董尙書，一適家補之。

吳炯，字懷野，華亭人，居浦上，志氣豪邁。萬曆庚辰進士，歷官太僕寺卿。

就大妹名女皇適殷浩小妹名正適謝尙

袁氏譜

王中翰居川沙堡好結納賓至如歸有越人張其德失館與中翰無一面慕其名往訪之坐間意致蕭索中翰即問所需曰得五十金則經年八口之家可以免亂心曲中翰明日如數與之張筵盡醉而別張從此託身銓部五年後忽輸千金為壽中翰却之使其者曲致主命繼之重誓中翰曰無已當廣汝主人之惠猶我之親受也乃悉以分之座客計二十一人皆出望外

中翰固奇越人亦不可及第不識分惠諸人各各具何肺腑王介右

橫 有鄭姓者布衣起素封亦善揮霍每孝廉上公車例以三金為贖偶一生以不得館穀浪游從者亦以為孝廉也誤贈之其人持金踵門面辭曰寶以館穀來何敢冒長者賜鄭即張樂留宴立贈三十金生跼蹐不敢當又三年取上第旋登要樞高鄭義撫按使者以下輒以鄭託之使者表其閭更起家數十萬子孫科第不絕知與之為取者二公是也去今守財虜遠矣較之於公觀可以中分魯哉

西山日記

黃澹志孤清寡營佐京兆歸至老誦讀不倦每晨光熹微夜窻蕭瑟中即字櫛句比靡有寧刻子泰芭諷以宴

憇。輒毅然曰。昔徐廣年逾八十。歲讀五經一遍。陳秘書  
讚逾九十。猶勤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吾雖日入之光。  
使綫暑可挽。魯陽之戈。寧遂讓入。幸母多言。致妨雅趣。

黃廷鶴澹志萬厯己酉舉人京府判松江府志

唐子淵父大賈也。資巨萬。父歿後。子淵悉散之。宗黨曰。  
人生百年。一彈指耳。乃為田舍役哉。屏居深村。種竹萬  
竿。結廬其中。凝塵蔽榻。吟咏自適。有以古磁宋板書相  
遺者。子淵悉却之。曰。磁以適用。書以助學。何取於古。每  
每聞風吹竹聲。琳琅振響。則欹枕聽之。達旦忘倦。

唐子淵名默。別號竹窻。上海諸生也。父以賈起家。積

資。惟一鄉田畝十餘萬。子淵皆散去。種竹吟詩。不入  
城市。一子早殤。臨喪不哭。謂人曰。我父之致富。與我  
之致貧。皆為天道所忌。其無後宜也。非不幸也。妻死  
無以殮。盛之米櫃埋於中野。年八十五卒。臨終留偈。  
曰。屈指八十五年。省却多少。歪纏。死去難持一物在。  
我更覺釋然。所著有竹窗稿八卷。向藏馮子高家。鄉評

錄

陸文裕與楊東濱書云。南來輕舟軟輿。上下山水間。如  
在畫圖。不知身是遷客也。入閩尤勝。大都丹崖碧潭。隨  
處而有。至於橫峯絕壁。倚天卓立。白雲英英。卷舒其中。

剗削點綴。疑有神工鬼斧。不知名狀。每每忘返。恨不强東濱來共此履任。正當木樨盛開。山中老樹有兩人合抱。繁陰蔽天。清香數十里。愧無少酒量酬之。公廨在山椒。四圍紫翠。在一指顧間。後小園有方池。草亭流泉。時時燕坐。可以忘老。

陸文定公曰。危坐焚香。手不釋卷。誦讀融液。流而為詩。若文是晚年最樂之境。

以書史為園林。以歌咏為鼓吹。以禮義為膏梁。以著述為文繡。以弦誦為菑畝。以記問為居積。以嘉言美行為師友。以忠信篤敬為修持。以作善降祥為因果。

以樂天知命為西方。燕居日課

直指尙公行部雲間。雅慕隱逸。方伯莫中江告之曰。布衣陸某讀書蕭寺。其詩絕類孟襄陽。書法得顏平原遺意。人品則王孺仲也。尙公遂折節過訪。強先生入署。先生葛巾野服。舉止疎逸。入居上座。風流傾動。陸郊字子野

先生固與方伯稱莫逆。蓋雲間之詩自海叟以後。無復振響。子野與馮子高兄弟。董子元朱邦憲。倡酬方伯為之主盟。遂稱一時之盛。繼起者皆人握靈蛇。伯生即先生子也。郊評錄

陸伯生所居臨流綠陰滿地。六七月中。自下池洗澡。嘗

對人云長安一片馬頭塵誰知此樂管幼安自不可及  
倩吳門李郡畫沈淩圖懸之齋室董尚書偶與陳徵君  
對奕客談及之尚書謂徵君曰伯生解此料不能與兄  
抗衡亦當防其侵一角也

管寧傳青州刺史程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  
與寧隣比臣嘗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嘗着皂帽布襦  
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  
祭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  
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嘗  
持加觴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

中澡灑手足關於園圃

魏志

孫雁洲嘗騎驢出入漸老跬步爲艱一日赴村社快飲  
時菜麥田中江南風景十得六七雁洲不覺沉醉其子  
侍洲解衣負之歸抵家則夜深山氣如墨幾不辨阡陌  
雁洲早醒謂侍洲曰劉伶負鍾可知自有深意宋初陽  
爲作負親圖題咏者傾一郡初陽名旭嘉興石門人  
沈蓮臺誓不娶人詰之則曰不出十年天下大亂何必  
累及妻孥讀書鼓琴不欲人知精醫一無妄取餘輒周  
諸困乏或咎之曰無嗣將何以啓後蓮臺乃題壁云但  
使連村閭粟朽無庸累世接書香道人別得安心訣睡



足繩床日到墻

蓮臺世居南皋與李懷古爲金石交相期爲高隱崇禎季年遍告所知曰流賊張獻忠李自成將飛而暫戢秦楚之間先受禍矣衆且迂之抵家聚衆念佛午齋畢口占一偈曰蓮臺蓮臺切莫安排時至則行嗚呼哀哉老友有墮淚者蓮臺又曰江南殺氣連天黑塞北軍聲動地來白白紅紅桃與李五茸城外骨成堆喝一喝遂微笑而逝

鄉評錄

李懷古諱世邁載

邵志隱逸

桂洲游學甚困遇顧硯山於留都自言江右人嘗提

空囊走萬里而吾獨嘆一飽之無時硯山曰君豈池中物哉願傾三百金爲風雷之助桂洲感激下揖明年遂成進士以議禮與張蘿峯輩驟貴位至宰輔

顧從禮字汝田少隨父客金陵時貴溪夏言游學甚困從禮慨然齋贈三百金後夏入閣薦授中書舍人兼翰林院典籍歷官光祿寺少卿夏公死西市親舊莫敢視從禮收葬焉徐文貞稱之曰不悖德不邀利真義士也弟從義字汝和善書能詩嘉靖甲戌以善書授中書舍人擢大理評事

陸文裕家居喜事吟咏嘗爲白權詩譽之者曰使袁海

叟不得以白燕擅名。張汝吉偶和之。文裕見之笑曰。汝吉何仇。欲我退作時大本。

張拙字汝吉。能詩。善篆隸。松江府志

汝吉白樅詩云。懶隨宮女候羊車。欲嫁潘郎髮已華。誰向上林承雨露。自甘僻壤飽烟霞。幽情久許題紅葉。淡影常教占白沙。却笑阿嬌金屋貯。最深思。不藏瑕。

南湖舊話卷二終



